



重刻韻石齋華談序
著雜說家數十輩
初說略

論起倫非尋常雜身 可頗頗其中

鴻寶剖決真贋及古人書法畫本奇事
嘉話若數三個若辨黑白起周秦漢魏
下迄晉唐宋元勝國凡幾千年間妙見
者一朝羅列移置眼前令人心目開朗往
時歐陽六一編集古趙德甫記金石文字
皆括其所藏聊用自娛而先生不矜家
蓄則富隨聽所及書以紀之小記錄

此知

亦因法戒激興廢備故寔迥異昔賢誇
雅得以為快意也此其破除世間鄙吝嘆
醒世間聾聵無限前輩臺閣中人學力
道心遇事程露必此謙也秋風落羽一腐
儒耳略不識彝鼎鐘石及古來圖史事
蹟設使籍我金閨中大冠博帶隨平等
人修飾邊幅而胸中一物不知五色無
甚或駭罕馬腫鼠腊荆璞少見
使人發笑不啻一杯水

作江湖散人熟讀博物君子書口
差免未經我讀之恨然則得見先生
書耳目浸廣一可喜先生父孫穎園重
復壽之梨棗俾來者不化人間未見書
想又一可喜此雖似冷淡生涯然正須清
高福分消受敢執此言為同好者道遂
妄以書之簡端九原可也當不指斥此為
欺人語也先生官南京工部曾孫晨玉
元起元章穎園並奇士與予善元章有

音石齋文集鏤板行於時乾隆十二年
十月長洲後學汪道謙識



韻石齋筆談原序

人之所以衛身者道而已道之為物清
寧平夷不尤不競故達人必於近道者
寄吾素焉則氣不煩而慮澄視不壅
而志曠然後可以居高明而康強也今
之塗亦棘矣奔車蕩舟塵驚濤駭持
顛不眴而晏如姜公獨能怡情於

之流日與拱揖進退於几席
胸無俗趣口無鄙言雖當雄艷之剏
而美忘乎人間神解之契之若斯也
昔歲作噩舉國狂酣走權偉如鷲公
獨先幾解組棄鳩署歸梓寮帝夷
以全其天彌復肆力於考鑿宅東有

園林木蒼蔚蔚溪流潺湲虛亭一楹
幽翳不見日時與余把臂入焉接殘
楮掇斷續推論得失搜討同異別白
真贋有倫有脊意之所極夢亦同
趣幾於昌歎之嗜者然而公知道
者玩物而不為

掩雅特其个

日

幽指耳时余寄席於之朝臬别
業接以手札以所著見示且索叙言
目述其大較如此

屠維赤奮若律中夷則望後二日
同里社小弟蔣清書



韻石齋筆談目錄

卷上

韻石齋筆談目錄

卷上

天成太極圖

秘閣藏書

永樂大典

名賢著述

朝鮮人好書

文王易附彘爐
雷紋觥

周舉易攷

周乳鐘

金罍

古玉奩

宣和玉盃記

翡翠硯

定密易記

中州玉璽



秦漢印

國朝印章

節慎庫銅缸

鼎鳴

石壁題名

南山小隱

靈巖子石記

瑞雲峰

卷下

延陵十字碑

聖教序 附述聖記

瘞鶴銘

昇允帖

紹興米帖

河庄淳化帖

陳少陽綸誥

斗書藏經

徽宗高士圖

危樓日暮

宣和宸翰

山谷書法華經辨

憲宗皇后輪藻

楊妹子

米海岳畫

郭河陽御屏粉本

界畫樓閣述 附髮舖

天池石壁圖

黃子久畫

子昂子固畫品

王叔明

倪雲林

梅道人

董文敏孫文介書品

書家餘派

項墨林收藏

火浣布

開元錢

晚季音樂

白兔

沙鷄

文臣玉帶

絲燈記畧

宗硯

墨攷

墨攷緒言

韻石齋筆談卷上

延陵 姜紹書 二酉著

天成太極圖

余祖養訥公乃石雲孫先生館甥曾隨石雲過鸞
古之肆見一圓石瑩潤精彩搖之則中空而有聲
孫君疑為璞玉以數環易之命玉工剖開乃天成
太極圖也黑白分明陰陽互位邊縈紅線絢若明
霞天地靈竒蘊於此石瀛溪圖之于先石雲剖之
於後較河圖洛書更為明顯因知世有此理即有

卷上音啟

此象朱子謂太極無形是未覩此神物耳
是圖石雲傳於乃子龍池龍池弗克象賢僅得
百金售於楊文襄公之孫鶴慶君以齎應請旨
饋分宜嚴相嚴氏籍沒已入內府

秘閣藏書

內府秘閣所藏書甚寡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
板也書皆倒摺四周外向故雖遭虫鼠啣而未損
但文淵閣制既庫狹而牖復暗黑抽閱者必秉炬
以登內閣輔臣無暇留心及此而翰苑諸君世所
稱讀中秘書者曾未得窺東觀之藏至李自成入
都付之一炬良可嘆也

楊文貞士奇有文淵閣書目十四卷此乃永樂
至宣德間所裒後漸散逸不能如舊數矣

永樂大典

成祖勅儒臣纂修永樂大典一部係湖廣王洪等
編輯徵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餘年而就計二萬
二千八百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目錄六十卷
因卷帙浩繁未遑刻板止寫原本至弘治間藏之

金匱嘉靖某年大內回祿世宗亟命冊救書幸未
焚勅閣臣徐文貞階復令儒臣照式摹抄一部當
時供謄寫者一百八名每人日抄三葉自嘉靖四
十一年起至隆慶元年始克告竣

名賢著述

昭代藏書之家亦時聚時散不能悉攷就其著述
之富者可以類推時則有若宋文憲瀛劉誠意基
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恪鏊吳文定寬史
明古鑑陸文裕深程篁墩敏正邱文莊濬邵文莊

寶楊文襄一清林見素俊王文成守仁楊升庵慎
李宜同夢陽顧東橋璘文衡山徵明楊南峰循吉
鄭澹泉曉雷司空禮王鳳洲世貞王麟洲世懋唐
荆川順之先少保鳳阿諱寶薛方山應旂李滄溟攀
龍馮北海琦黃葵陽洪憲胡允瑞應麟何允朗良
俊茅鹿門坤焦澹園竑顧隣初起允表中郎宏道
王損菴肯堂屠赤水陸湯若士顯祖李溫陵贛董
文敏其昌何士抑三畏陳眉公德儒馮允成時可
李本寧維禎黃貞甫汝亨朱平涵國禎李君實日

華謝在抗摩澗鍾伯敬惺陳明卿仁錫文湛持震
孟俞容自彥張天如溥以上諸公皆當世名儒翺
翔藝苑含英咀華尚論千古其所持典藉縱未有
張茂先之三十乘金樓子之八萬卷然學海詞源
博綜有自亦可見其棟架之多矣

朝鮮人好書

朝鮮國人最好書凡使臣入貢限五六十人或舊
典或新書或稗官小說在彼所缺者日上市中各
寫書目逢人遍問不惜重直購回故彼國及有異

書藏本也余曾見朝鮮所刻皇華集乃中朝冊封
使臣與彼國文臣唱和之叶鏤板精整且蠟紙瑩
潔如玉海邦緗帙洵足稱奇

文王鼎 附彝爐 雷紋觚

修吾李公節鎮淮陰博綜竒玩遣中翰黃黃石羅
致名品以千三百金得文王鼎於梁溪稽少峰家
曾掛彈章于是寶鼎之名聞天下迨修吾物故乃
子視為長物此鼎仍歸黃石黃又別購彝爐花觚
蔚為三絕雄視飛鳥掃太史芹城見而愛之徘徊

嘆賞幾同米顛禮石弘光間黃石流寓曲阿賀日
獻為居停主笈中所携咸寄賀室日獻於黃石因
有乳水之契然雅玩非其好也黃石由懋遷起家
雖仕至璽鄉而會計之精徽賈推為領袖日獻素
擁厚資牙籌營運惟日享之兩意相孚賀出子金
授黃將列肆于金闕而逐什一也不意黃石屆蘇
而歿賀往弔唁兼理前資伊妾陳姬匿之償以古
玩於是彛鼎花瓶悉為賀有乙酉夏日余避暑于
先宗伯義莊與日獻家密通恒過晤言因出三器

示余鼎方而淺四面飛戟足縷雖文觚則雷紋細
花翠色欲滴為周器無疑彛則上下花紋兩瓣乃
漢器也芬城注念此鼎多方求購賀意將允韓適
北轅因而中止韓太史遇王憲副仲和於燕邸贊
述此鼎詫為希覯仲和心儀之憲副乃贊斯先生
弟與余留都有傾蓋之雅戊子嘉平月赴任金衢
停驂過晤兼詞彛藏何所余齎帖于郵亭出觀五
摩詰山水一幅李希古萬松金闕圖漢玉雙鳩嚴分
宜物沒青綠商彝其餘秦漢珮環暨貓精祖母綠
入內府

俱璀璨琳瑯如入縣圃有歛人王君正求見備陳
賀氏之鼎願効居間斯時歲聿云暮風雨載途賀
既挹病杜門王亦徵書期迫各分手河梁未幾日
獻云亡君正聞訃遄報仲和請圖此鼎仲和命之
齋金懸購而鼎與觚俱屬金衢矣

按宣和博古圖所載文王鼎銘七字曰魯公作
文王尊彝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徧封同姓功臣
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以
是推之此鼎為周公作祭文王之器考之魯頌

云乃命魯公俾侯於東則實伯禽就封制于宗
廟以享其祖者也今觀鼎而篆止三字亦無文
王之款且輕重大小與宣和所藏迥異祗緣鼎
足髣髴於圖乃強名之為文王鼎耳古器命名
皆據銘文所有而題之如子父舉鼎南宮鼎之
類不一而足今飛鳧家見鼎之方而古者即指
為文王鼎為習矣不察寧直見牛呼犊見馬呼
戴而已

周舉鼎攷

按丹古舉字也三代彝鼎有此文者頗多宋之僖
公名舉楚有大夫伍舉皆周人今驗其名款非宋
僖公則伍大夫也觀其文負相宣翡翠欲滴為周
器無疑

周乳鐘

戊子春余得古鐘於糸口高四寸五分鈕高二寸
潤二寸八分橫五寸三分重三斤十二兩無銘鈕
蟠雙螭乳三十有六乃周器也文倭典雅色裏翠
羽扣之其聲鏗々頗之霜中清越之響蓋歷年既

久化銅成碧雖瑩玉質未振金聲如至人忘言神
觀克悅德音中函莫可端倪余懸之架上於數千
禩後尚存鳧氏典型祗以猴意而不以審音庶幾
陶靖節云無絃琴耳

余既得乳鐘佐以泗濱浮磬繫之鏘金戛玉餘
韻悠揚鐘音醇古大扣小應及遜石音桓宣武
云絲不如竹不如肉今乃知金不如石也

金罍

邑先輩鐘減亭鳴為河南永城令鄉民發古墓得

金罍二後事露追之罍為減亭所得其子繼聲不才終風且暴剝其金而用之雖蝸涎蝨蝕尚存典型未為棄物繼聲蕩於樗蒲售之史玉池太史此萬曆間事崇禎壬申春仲余因齎廕驅車北行至金陵而暫憇為迨晤于叅將王澄海見其案上金罍克耳鼎足飾以金銀其小可置諸掌商嵌雲雷細紋絲紫髮縷且質地精湛青綠內函外如玄玉璿璣文款繡錯雲燦霞明奇器之奇莫奇於此余把玩良久心賞神怡元季袖中石豈可令楊次公

見乎乃集詩銘之曰我有旨酒酌彼金罍克耳琇瑩如璋如圭於萬斯年莫不靜好適我願兮與子偕老

按金罍之式有五山罍金罍大罍小罍水罍也諸侯以夫飾以黃金鏤為雲雷取博施之象禮記曰宗廟之上罍尊在祚犧尊在房其為列侯上卿宴享之器無疑

古玉奩

天壤間神奇之器其函蓋之合雖遺失千秋終當

復遇不但延津雙劍已也興化李彬齋太保石簾
公孫有古玉奩乃商周間物其未出土時曾近銅
器綠瀋數片侵入玉中融酥凝碧妙奪化工其式
態足充耳蓋蟠三螭驤首於雲紋中蜿蜒生動雕
琢之工玲瓏古雅神彩陸離石簾傳之彬齋祗有
奩而缺其蓋彬齋宦游燕郊携以自隨遇中州估
人以古玉一囊求售皆琛璧珮觿零星瑰異中有
玉蓋一枚與所藏之奩名澤惟肖彬齋見而躍然
持入內室取奩合之渾然天成了無携二驚喜逾

涯不論直收之于是琬琰之名聞于遐邇迨彬齋
有若教之戚李氏羣從爭欲得之議久不決旋歸
季因是而剖分其價焉余獲觀于因呈齋中當為
奇器甲觀

宣和玉盃記

宋宣和御府所藏玉盃三其一內外瑩潔絕無纖
瑕盃口聳出螭頭小壠乘雲而起天矯如生名教
子昇天真神物也二名八面玲瓏三則單螭作把
外多花紋鈎碾精工瑩白過於教子而神彩稍遜

其一其三向在雲間朱尚書荏溪家尚書之孫文
巖及少愚各分得之文巖不能守以教子孟典吳
門三百金已而從兄太史文石公諱大韶念玉孟
為荏溪公故物倍價贖歸其單螭盃之在少愚處
者久之亦歸文石文石居平晨起即科頭坐快閱
上用五色筆批評古書數葉巾櫛後即把玩古彝
鼎展名畫法書簿暮則設席款客令歌僮度曲出
所珍饈玉佐以文犀奇寔諸爵琳瑯溢目坐客常
滿與內弟平湖陸仲仁尤所親暱常對陸君云此

盃乃宣和御苑所珍閱五百餘年而獲歷宛然供
余玄賞不惟奇器良亦奇緣陸亦摩挲久之不忍
釋手雖私艷慕不敢以米顛據觥也文石捐館無
子立弟太學文泉子為嗣諸寶玉器則夫人平湖
陸氏貯之熊祥閣中謹司篋鑰外人不可窺也萬
曆壬午七月忽白光一道從閣上冉冉南去後者
知為寶玉將散之兆未幾陸夫人暴殁陸宗族無
不垂涎其家業者夫人之姪陸怡石長稱陸氏中
妻乃以文泉子浙平湖劉令遠置園廡眾瓜分其

有時仲仁已為顯官把持其間曰兩玉盃至文泉
還矣於是亟取獻之盃至之夕文泉之室胡氏忿
然曰夫君之福此為崇耳晚盃於擲之地左右步
乞請曰如主公何胡曰且休矣猶當辱之乃出錢
二十五文沽卮醪一罇斟盃中遍飲侍兒咸獲明
日納之於陸遂謙和而出文泉于獄越夕張廷款
文泉即將玉盃勸飲文泉歸而恨絕圖所報復力
有不忍惟嚴裸其子與以成名伊子果中甲榜仕
為平湖令天啓間陸之子鍾奇少年任俠游於酒

人曰葉朗生謀叛罪議爰書將羅危法正屬朱令
鞠獄生死懸于筆端朱陸舊係內姻不期終置於
理遣人謂鍾奇曰吾兩家久屬肺腑奈何因酒鎗
微器而辱我先人林弓不還則我先人含恨地下
終無已也鍾奇適在危迫且為讐家所軋費及數
萬金此盃雖則家傳非其好也亟還之朱君乃致
祭於家廟令陸生手捧玉爵晉之几筵裸酒三巡
泣告于祖考曰而今而後可雪耻于九原矣并語
陸生茲乃尤物吾兩家溺之幾陷不測幸祐惠于

後人也取推擊之碎瓦遊珠仍保全鍾奇後其吏
儀鍾奇改行從善仕為執金吾

翡翠硯

崇禎丙子余忝南中府軍事樞務蕭閒與同寅諸
君以登臨觴詠為事丁丑初喜偕何青工楊獻可
却東星觀梅靈谷時零雨初霽山容明秀玉雪亭
亭芬馥十里夾道古松樛枝盤鬱山徑幽邃如行
空翠中八功德水涓々始流漱々清寒沁齒金陵
蔣生為地主携榼集花下出碧玉盃勸飲青工謂

坐宓曰余家藏翡翠硯與此盃同色磨之以金霏

霏成屑如硯中墨潘先君

湖廣隨州人內閣學士韓宗彥所遺世

固稀有惜未携未與君輩玩之未幾隨州破于流
寇青工之家蕩然矣

歐文忠公歸田錄云家有一玉罌梅聖俞以為
碧玉真宗朝考內臣見而後之曰此寶器也謂
之翡翠禁中有翡翠盃一隻所以識之公偶以
金環磨于罌腹金屑紛々而落如知翡翠之能
屑金也正與青工所藏同

定窑鼎記

定窑鼎乃宋器之最精者成弘間藏于吾邑河庄
孫氏曲水山房有李西涯篆銘鑄于爐座曲水七
峰昆仲乃朱陽賞鑑亦與楊文襄文太史祝京兆
唐解元稱莫逆西涯亦其友也孫于嘉靖間值倭
變唐日益落所蓄珍玩俱已轉徙茲鼎為余口靳
尚寶伯齡所得毘陵唐太常疑菴負博雅名從靳
購之遂歸于唐亦錐竒瑤克物此鼎一玉諸品遜
席自是海內評定窑者必首推唐氏之白定鼎云

吳門周丹泉巧思過人交於太常每詣江西之景
德鎮倣古式製器以眩耳會者攷款色澤咄咄逼
真非精於錐別鮮不為真目所混一日從金澗買
舟往江右道經毘陵晉謁太常借閱此鼎以手度
其分寸仍將片紙摹鼎紋袖之旁觀者未諳其故
解雅以徃半載而旋袖出一炉云君家白定鼎我
又得其一矣唐大駭以所藏較之無纖毫疑義盛
以舊爐座蓋宛如輯瑞之合也詢何所自來周云
余疇昔借觀以手度者再蓋審其大小輕重耳寶

做為之不相欺也太常嗟服售以四十金蓄為副
本並藏于家萬曆末年淮安杜九如賈而多貲以
釣奇為名高出累千金購求奇玩董玄宰之淳玉
壽劉海日之商金鼎咸歸之浮慕唐氏定爐形於
寤寐太常之孫君俞豪華好客杜齎千金為壽必
求茲鼎一觀以慰生平君俞出贖鼎戲之杜謂得
未曾見如見帝青天寶強納千金以二百金酌居
間者携鼎以去君俞雖尚俠氣而居心頗厚良不
忍欺道門下士告之曰吾子所取者贖鼎也真者

尚在遵太常公戒不輕以示人子既捐千金而保
贖品若雖不知余寧不愧於心乎杜反護前以為
悔盟持之愈堅客曰子如不信請列二鼎並觀可
乎杜猶疑信者半唐出真鼎示之其虬髯之遇文
皇雖各具龍虎之表而神采煥發自異常異也由
此知九如不過葉公之好原非真賞君俞襟度過
人遠矣九如強傳于伊子生之有王廷珪者字越
石慣居奇貨以博刀錐响杜生遊平康以八百金
供纏頭費逆料其無以償且示意不欲酌金而欲

得爐也。爐竟暉之，詭稱其值萬兩，求售於徐六岳。徐惡其誦，拒不納。乃轉質於人，十餘年間旋質旋贖，終以舉茗又求其族屬，相肖者方圓數種，並置篋中。多方龍斲，泰與季同。是冬暮，唐垆廷珪乃以一方者，詎之售直五百。季君以為名物而愉快焉。毘陵趙再思，奮遊于唐稔，知此鼎偶遇泰與季，云近得一奇器，乃唐氏名物，方期請以而子適來，誠良緣也。趙生唯，季問唐家定窠，方昇君曾見否。趙生大笑曰：唐之定昇體圓而足三公云。

方昇何居季廢，然入內久不出。趙生屏息以俟。至暮，出謂生曰：此獠欺我南科，屈靜源吾中州所取士，今致書靜源道其事，當為我交之。屈君屬有司追理，廷珪抱頭鼠竄，挽人講解，另以偽物償季，僅免犴狴焉。而黃石之事起，黃石名正賓，以贊郎建言，廷杖憑藉聲氣，遊于縉紳，頗蓄昇異書，與廷珪同籍徽州，稱中表，互博易骨董，以為娛正賓。有倪雲林山水一幅，估價百廿金，托廷珪轉售，仍暗記花押于隱處。廷珪心艷，俛畫屬高手，臨換待。

正賓取時即以摹本還之殊不知其有默記也正
賓遣蒼頭王佛元取畫裝池范然惟火花押佛元
點人也謬云主人不惟遣來取畫兼以觀定爐且
議價耳廷瑀方授爐佛元而正賓亦至謂廷瑀曰
畫久不售應以原物歸我奈何作狡獪伎倆廷瑀
搏頰發誓而正賓詰之曰吾有私記今安在正謂
讓間佛元從旁執扇兼以左右指樞身耳以示喜
還理廷瑀奪之扇墮地如裂瓦廷瑀恨絕頭撞正
賓傷脇時正賓被逐於弘光帝鬱鬱不樂又遭廷

瑀之侮越夕奄逝廷瑀宵遁潛踪於杭甬時潞藩
遇杭聞定爐名遣承奉俞啓雲詣訪遇廷瑀于湖
上出厝身誇耀把臂甚歡恨相見晚引謁潞藩酬
以二千金承奉私得四百以于六千金昇廷瑀潞
藩時在播遷之主藏吏命一厨役司篋鑰其人頗
推鹵居焉何王水親身厨役啓匣取扇戛然有聲
忽折一足厨役懼投水死清兵入杭潞王赴北承
奉沈廢鼎于錢塘江中

野史氏曰身乃重器以備清廟明堂之儀商周

以來典型具在名文越空秘色昉于後周而三代
代無傳焉奈何以瓦缶之微占天球弘聖抗衡
耶或曰畫之陶不在商周上手然土研汙樽昭
其儉也非以示珍今宣城之器又將典定瓷競
勝好事者趨之若狂言不可解

中州玉璽

天啓四年秋河南臨漳縣學生王思極王燦同鄉
民邢一秦耕於漳河之濱忽風起水湧紅光旋繞
視之地間閃出一玉古色璀璨蒼白相宣重一百

二十兩方各四寸面厚一寸二分高一寸八分龍
鈕龜形乃傳國璽也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
龍飛鳳翥神彩陸離按臣程紹具表進之副使張
夢鯨則齎表官也夢鯨印成絹本携至京師其時
董玄宰為少宗伯得絹本藏之以為珍異進璽之
日則十一月十三日天子御皇極殿受朝賀傳祝
廷臣頌賚按臣以下有差得璽者僅賞銀五兩魏
忠賢於今天下有司赴系慶賀時同節宗伯諱志
禮為尚寶卿職掌符璽力阻其議大拂忠賢之意

乃今科臣以年老劾歸同節雖礙執已見以忤權璫然免王程之驅馳省驛通之駉擾為益多矣

秦以藍田玉制傳國璽命李斯篆文王莽篡位使安陽侯王舜迫太后求之太后怒罵投之殿階一角微缺通傳而至宋室靖康之變昇彝圭璧蕩然一室元成宗時御史臺通事潤木得之於故同知通政院事於得家後被順帝携入沙漠秦璽化為烏有先生久矣中州所得方稜圭缺似非秦璽所傳或曰秦璽有六此其一也

抑漢唐以來倣而致之耶夫嬴秦受命僅垂兩葉中州呈瑞隨見陸沉於傳國乎何有惟善為寶侯服且然况君天下者哉

臨漳古鄴地魏都于此璽或曹氏所制

秦漢印

上海顧氏所藏漢銅玉印最多有印譜行世而實始於河庄之孫嘉靖間外大父石雲孫君好古博雅藏秦漢玉印三十餘方銅印七十餘方其鈕各異有龜鈕駝鈕鼻鈕又有陰陽子母等印石雲於

秦漢魏晉六朝篆文類能辨之後為上海顧氏購
得復次第購印三千有奇蓋由孫氏始也余曾見
淮安杜九如家玉印二百餘方各甚精好中有無
篆之章而鈕極佳亦曰其鈕而存之耳俞容自先
生有印癖收藏古印頗多參考最詳彙為印譜國
變後俱散逸矣

國朝印章

印章之制始於秦而盛于漢然祇記姓名及官階
耳至宋元始有齋名及別號強我明風雅之士博

綜篆籀鳥跡螭涎游派上古鉄篆之妙莫過於文
三橋彭何雪漁震三橋如漢廷老吏字挾風霜雪
漢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徐髯仙霖許高陽初周
公瑕球皆係書家旁及篆體印文章法心畫精奇
李長蘅游歸文休唱以吐鳳之才擅雕蟲之技銀
鈎屈曲施諸符信典雅縱橫梁千秋袁受業于何
雪漁奏刀運腕饒有慧心亦後來之秀

節慎庫銅缸

崇禎間余承乏南起部即曾館庫篆見節慎庫中

銅缸二隻云是沈萬山家物其形四方外多花紋
色純黑如漆名世傳姜鑄之式

鼎鳴

余既解組歸偃卧林麓視舊遊為畏途丙戌秋因
羣從赴南園之試亦策蹇於秣陵逍遙登眺晤舊
同安董君鑄往間談間知別後適值兵興水衡
之錢日應軍需猶書不給且川湖道梗陟缺銅商
凡內帑銅器悉充鼓鑄間有古色陸離者董君心
知奇品然亦未敢議留有巨鼎三座俱重六七百

斤聲玉鑄殿持投熾炭命吏守之靜夜鼎各長鳴
如虬吟幽壑頭陀文牒聞而惜之糾眾僧募銅赴
部請易乃于碧峯報恩兩刹暨圓覺庵各置一鼎
烏由此千秋重器脫火坑而登蓮域永鎮檀那矣

石壁題名

外大父七峰孫君吾陽高士也與余占如祝希哲
楊邃庵陳石亭張石川諸名彥稱莫逆交相思命
駕羣賢畢集往見之圖詠流傳人間孫氏所居
之南山石壁奇峭屹立江湄正徂庚辰歲七峯占

諸君脩禱于石壁之下題名巖表鐫之以紀勝游
其懸崖揮翰者乃楊文襄也唐六如圖之蕪題長
歌于幘首雖西園雅集不是過也余追慕渭陽道
人搨之其磨崖之刻已半漶於風雨惟六如圖跡
尚焜耀於天壤間七峯之藉以不朽者不在金石
而在縑緗矣石壁題名詩六如集中未載今錄于
此以俟桑梓之考如葛常之著韻語陽秋者採焉
詩七峯山上多石壁虎踞龍蹲兼卧立有時斜臺
波濤文薛固苔封半乾濕主人乘興登臨不速

長携二三客臺閣山林半相禱一時滄浪皆文墨
梯高躡險不肯辭淋漓每洒如扛草深鏤淺刻動
錐鑿從此長年費工力我也從旁記姓名太歲唐
辰年正德雖然汗湯一時事百年轉眼成舊跡試
聽夜深風雨中應有鬼神驚且泣

余和六如先公韻云石骨嶙峋露蒼壁一點芙蓉
蒼天外立江濤遙浸翠微寒雲氣長封苔蘚濕
七峰高士嵇阮儔四產琳瑯偏好客三星每勅
太史占雅集西園欣洒墨飛梯懸磴記芳名黃

鵠靈芝鑄鐵筆六如仙子染湘素五百年來扛
鼎力盈園三見歲庚辰曾並磨崖傳正德千秋
應有六丁護玉變金題存舊跡只恐夜深風雨
中虹光射斗蛟龍泣

浪激雲根驚峭壁靈鷲飛來江上立霜凝危岫
薜蘿寒露墜空林松桂濕南山小隱真奇士北
海清桴俱上烹燒餅竹瀝初烹茶磨過松煤堪
潑墨伯常前身碩虎頭興酣盤礴方留筆掣管
迅如風而未驟渴鴻驚憑腕力石滌墨興垂瓊

珠風雅不孤徵有德紀元前
是康辰驚喜百年傳舊跡雲
密幻出蝌蚪文蒼頡書成鬼
應泣

南山小隱

正德康年祝京兆為河左孫氏作南山小隱記文
體華整書法端莊有雅人深致此亦吾鄉文獻足
徵者卷乃素綾所書今藏文學孫家

靈巖子石記

余性好石尤好靈巖子石此種出六合靈巖山之
洞中而聚於金陵余屐齒每及雨花桃葉間必博

祝京兆為河左孫

雲裏帝城雙鳳
闕角中春樹萬人
家養太和天留
忠厚地登仁壽域
納福祿林

訪其上乘者貯之奚囊携歸以古銅盃挹水注之
日夕耽玩心怡神賞如坐蓬瀛見蛟蜃吐氣結成
五色珠璣絢爛莫可名狀此石初為山靈所秘人
未之知或樵夫牧豎過而拾之玩弄俄頃旋復棄
擲惟與曉煙暮靄出沒于潺湲中而已萬曆丙申
歲米友石尹于茲邑清書之暇觴詠于靈巖山見
溪流中文石累之遺輿臺褰裳掇之則續玕璀璨
髮縷絲紫其色白如霏雪紫若蒸霞綠映遠山之
黛黑洄瀚海之波黃琮可薦于虞裡赤文曾藏于

禹穴更有天成魚鳥竹石暨大士高真如鏡涵影
自然成文友石得未曾有詫為奇觀更具畚鍤採
之重淵邑令所好風竹景從源之而來多之益善
自茲以往知音競賞珍奇琳瑯想米顛袖中幸此
一種坡老怪石供不必取之齊安江上矣

瑞雲峰

震澤洞卷之巖產奇石烏宣和中朱勳得神運峯
於奮山廣百圍高六仞彈東南民力運入汴京為
艮岳羣峯之長今始蘇徐氏園之瑞雲峰亦其流

亞也峯巒秀拔巖崿嵌空蒼潤嶙峋聳立林表初
在王文恪別墅後歸太僕徐君徐營菟裘於吳門
移置此石聯舟載之既至湖心風狂浪湧舟敗石
沉於是寒波萬頃遙浸月華素練千層倒沉雪影
猗猗淵底恒驚躍浪之鯨突兀波心長為秋水之
骨犀燈牛渚孰窺水府神奇劍入龍津莫測波臣
變化徐君素有平泉之癖及為堂石之夫廣募漁
人泗于浩淼若蛋戶之探珠類舟人之求劍忽覺
洪濤中崔巍影現彷彿似之乃編巨筏設筏車千

夫競拽登之水涓則塊然如磐非復故物就而視
之即斯石之座也徐君得魚思筌仍百計旁求冥
摻于蛟刺漁人復于深潭揣得石骨越壑穿巖呈
指袋裂益以千尋徑索挽而出之如巨鰲戴山核
截于波面宛然原石也乃知神物會集確有奇緣
雲峰不沉磐石不出珠還璧合豈偶然

曾孫 觀光 芬
斗光 潘全校梓

韻石齋筆談卷上終

韻石齋筆談卷下

延陵十字碑

延陵 姜紹書 二酉著

曲阿延陵里季子墓在烏夫子書十字碑曰嗚呼
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以摛禮奇偉冠絕古今且石碣
巨麗足表聖謨碑陰張從申書圓潤適逸輝映翠
淡溥化閣帖亦勒孔書十字小如彈丸不類豐碑
之製此必王著輩所藉先聖之蹟以重閣本乃縮
而小之若玉枕蘭亭耳或謂孔子未嘗至吳是否

俱不可考此豈其然蓋夫子於其讓國諸賢未嘗
不心儀而神合焉故稱泰伯曰至德稱夷齊曰得
仁茲則稱季札曰君子因嗟悼其亡而表揚其墓
夫復矣疑今之人取誅壙石尚不遠千里而徵文
豈秉筆者皆造墓門方染翰耶唐李陽冰書篆初
學嶧山碑後見孔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
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是知陽冰之篆法得所
宗矣

聖教序 附述聖記

唐玄奘法師貞觀三年八月往五印度取徑至十
九年正月復至京師先翻瑜珈師地論成進御太
宗製大唐三藏聖教序褒之皇太子治又製述聖
記有弘福寺沙門懷仁集王右軍字勒二文于石
今考序內自顯揚聖教起其文乃高宗在青宮時
所述葩藻典雅可與太宗序頡頏豈即所謂述聖
記耶

雁塔初成褚遂良書二帝記序鐫兩碑置塔間
自是雁塔為進士題名及遊人彙集之所褚河

南聖教序碑乃永徽四年十二月建較之懷仁
集右軍書更覺風骨清勁匠以智運猶為可珍

瘞鶴銘

瘞埋也

瘞鶴銘在焦山斫崖中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今
已剝蝕於驚濤怒浪不復存其髣髴矣論者以華
陽真逸為顧况道暉又以為王逸少書又以為陶
真白書又以為唐人王瓚書後以揣摩奚啻蘭亭
聚訟今審其結構蒼勁楷隸相參且銘詞古雋其
出於六朝名手無疑歲久石泐傳諸簡冊者文多

缺畧友人徐翁水有唐摹本乃是全文余喜而錄
之

瘞鶴銘并序華陽真逸撰刻壽不知其紀也壬辰
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
廓耶奚奪之遽也乃累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
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徑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
言記爾歲辰玄門去鼓華表留聲我惟髣髴事亦
微冥爾將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波前固重扁右

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瘞甬作銘上皇樵人
逸少書奉山徵陽外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昇元帖

宋太宗萬幾之餘留意翰墨淳化三年出御府所
藏墨蹟命侍書王著錢板禁中集為法帖十卷惟
大臣登二府者得賜故法帖譜系以洵本為祖然
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入石名昇
元帖此在淳化以前當為法帖之祖

按石刻三代及秦漢即有之皆豐碑及磨崖也

法帖之成帙而可置案頭者自昇元淳化帖始

紹興米帖

宋高宗聽政之暇垂情文藻嘗自書禮部韻畧五
卷如千尺文錦卷舒有餘於米元季書尤所篤好
紹興辛酉集元章墨蹟刻之禁中余得宋搨第三
卷於表裏中皆學窠書秀偉奇傑掩映縹緗

河庄淳化帖

淳化閣帖碑板不知何年入於禁中正德間吾邑
河庄七峯孫中翰好古博雅游於系師頗善內臣

蕭敬武宗翠華巡幸教常居守其時功令稍寬教
引七峰觀大內一小殿見殿角堆積碑板七峯
諦視之徘徊不去教曰內庭萬戶子門即西苑一
隅非竟日可歷君津於朽木何為者教七峰曰
此宋刻淳化帖也余愛其結構清枝轉折飛動有
風旋電激之勢冠絕外庭諸本是以觀耳教謂子
况之乎甫為圖之孫謝不敢教有心人也亦善州
書歲暮大雪傳旨掃除教啓御前云內庭有廢材
并宜移出帝可其奏教即以帖板教之七峯七峰

驚喜逾涯以錦囊密貯携歸里當時善書如文
徵仲祝希哲諸公鑒定可與宋榻閣帖方駕求者
填門吳中為之紙貴京口楊文襄與孫為姻家戒
之曰碑板出自禁庭絲傳榻倘為人指摘禍且
叵測竊為君危之七峯篤好此板不忍付之水火
亟以原榻另刻十卷以應求者謂之二蹄帖宋刻
則稱上號焉後因家僮夜博不戒于火兩本俱失
流傳人間者真同吉光片羽而上蹄尤為賞鑑家
所重

淳化間太宗以前代墨蹟命王著鏤板禁中集
為闕帖十卷非登二府者不得賜人間以官帖
為難得其榻用李廷珪墨色濃而多銀錠紋者
上也後來板漸拆裂墨色稍淡有起錠紋者次
也河崖帖標格清勁結辭圓密有純綿裏鐵之
致無銀錠紋此乃宋刻上乘而非王著所摹明
矣至於次第存為評脚可也孫氏曾經倭寇帖
傳稀如星鳳其上號將與宋榻並驅非上海顧
氏本所可也陸文裕云蘭亭無下榻吾於蘭

帖亦云

陳少陽綸話

吾邑陳少陽先生蚤有雋聲倣儻負赤丹誠貫日
九死不移于欽宗高宗兩朝疾邪秉正屢上彈文
劾蔡系王黼朱勔童貫賈潛善諸奸鷹鷂之擊不
遺餘力終遭潛善構陷與歐陽徹同斬于市紹興
四年思陵追悔前非贈先生相奉郎秘閣修撰所
頒誥軸尚藏於家先孝廉曾刻之石今錄於左以
存桑梓典故其文曰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

為忠臣以為良臣已荷美名君都顯跡忠臣身嬰
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甬徹其殆將有素于
為忠臣乎繇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
然爾藉不得已不失為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
何此朕所以八年於茲一含三嘆而不能自己也
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
後世攷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此是魂而有知
享朕茲素

北斗書藏經辨

向容崇明寺有斗書藏經年久散落人間楮素完
好展之墨色映人眼睫信毘盧法寶也相傳寺僧
延請名流書經滿藏忽有全真七人至寺俱渥
顏飄髯風度冲遠謂僧曰吾能書此何必倩人主
僧允之扁閉一室至明啓扉潤其其人止有七鶴
冲霄而去剡藤貝葉繕寫無遺鋒穎端莊如出一
手結悟北斗神顯化建齋以謝余舞象之年聞其
說而異之留意採訪後先所得三卷皆朱絲界行
紙瑩潔如玉書體頗類眉山其一為大雲經宋元

音入...
祐五年庚午七月錢塘張暉書其一為般若經亦
庚午年張暉書其一為法輪經元祐五年庚午七
月崑山潘澤書想元祐庚午乃寫經起首之期也
姓名歲月班班可考何乃神其說而謂北斗降靈
之跡乎

徽宗高士圖

徽宗模衛協高士圖暉首瘕金御書所圖高士展
對間鬚眉生動儼與古賢晤語後有蔡京題跋崇
禎壬申余見於燕邸喜十五城之價不能留之每

淫來于懷不勝趙明誠牡丹圖之感不知何由轉
徙吳中為掃古洲所得已郊秋日余會古沙于京
口追述燕中所見古洲掀髯曰世兄欲觀此卷乎
余曰長安遠在日邊可止作京華客夢耳古洲即
于行笈中取出此卷暨齋庭內景經皆烜赫各蹟
內景經亦有宣和小璽茲卷印記若合符節余既
出春明門自分永陽高士儀表何期復見于古洲
書畫舫中展卷愴然如遇故人也

危樓日暮

余於金陵見冊葉一帙上多名蹟中有山居圖一幅諦視之乃宣和御筆五壑全法王右丞御題左方云危樓日暮人千里軟枕秋風一雁聲董文敏鑒定為王摩詰非也蓋宣和內府所藏多右丞真蹟帝薰習之久故渲染似之

宣和宸翰

乍覺生風喜雨涼農家得地發田穰却綠暑退秋光滿點滴高梧似漏長右宣和殿書為鄧林寺僧藏

憲聖皇后榆藻

宋憲聖慈烈皇后吳姓高宗之配工於詞翰書法絕類高宗四明樓璠為於濟令繪耕織圖進呈農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二十有一蚕事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有四逐段有憲聖題字余曾見后題徐熙牡丹圖云吉祥亭下萬千枝看盡將開欲落時却是雙紅有深意故留喜色緩人思題芍藥云穠李天桃掃地無眼明驚見玉盃盃揚州省後春風面看春羣花搖不出

楊妹子

楊妹子乃宋寧宗恭聖皇后妹其書類寧宗凡御
府馬遠畫多命題詠余曾見馬遠松院鳴琴小幅
楊娃題其左方云洞中一弄七絃琴此曲少知音
多因淡然無味不比鄴聲滌松院靜竹樓深夜沉
沈清風拂軒明月當軒誰會幽心詞寄訴衷情波
撇秀穎妍媚之態映帶縹緗

山谷書法華經辨

戊子夏日觀張修羽所藏黃山谷書法華經七卷

以朱絲界行楮素精好真宋蹟也然斷以為涪翁
書則不能無疑結辭雖出雙井頗乏靈骨秀韻嘗
閱蘊黃墨蹟即赫蹏數行未有不洩款及歲月者
豈手書至七卷之多而不落一款不鈐一印恐涪
翁之鑄跡逃名不至是也此必趙宗高僧深于黃
辭者所書若李懷琳之倣嵇孫夜耳余每見宋書
藏經結辭多是眉山形模宛肖若遽謂東坡真蹟
則不然矣脩羽所藏乃檀那珍品而非墨池奇蹟
徐若水有趙文敏書法華經七卷乃三懷講師

故物後多名人題跋雖有子昂款余亦謂非趙
筆凡名賢書以韻為主字如筭子了無天趣何
能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哉

米海岳畫

米海岳人物英邁裁鑿精深繪軸羣有邁世凌
雲之致所寫雲山煙樹雖宗王洽潑墨實法董源
皴染顧陸標格自寫海岳卷及淨名齋罔岩壑深
秀曾於紙上模寫松梢針芒千萬攢錯如鐵又自
寫照三本其一藏紹興御府想寶晉齋中盤礴之蹟

必有極精工者其墨戲雲山乃米畫之一種耳

郭河陽御屏粉本

古人畫葉謂之粉本不經意委天真爛熳生趣勃
然良足珍重余見郭河陽玉華殿屏風圖兼李營
丘葦北苑風骨熙寧間奉旨畫玉華殿後苑御屏
徑營畫格以應宣召乃粉本之佳者款則八分書
結辭古雅生平僅見

界畫樓閣述附髮繡

畫家宮室最難為工須位置無差乃稱合作世傳

畧畫之工緻者咸目之為李將軍殊不知唐之尹
繼昭五代之胡翼衛質皆擅國能至郭恕先而人
品既高構思精密游于規矩準繩之中而不為所
窘余曾見其避暑宮圖千椽萬楹纖毫不遺誠行
家絕藝也勝國王孤雲能接武恕先而更加細潤
其仙山樓閣及端陽競渡圖結構邃密筆若懸絲
刻畫精整幾無剩羨其徒李公又其次也復有夏
永字明遠者以髮繡成滕王閣袁宏梅園細若蚊
睫半於鬼工唐季如仙盧眉娘於一尺絹上綉法

華經七卷明遠之製麻幾匠之余遍考博雅家言
無所謂夏明遠者絕技如此而姓字不傳可乎因
附著之

精于界畫者不但以筆墨從事兼通木經算法
方能為之宣繡之製至明已失其傳若仇十洲
之精工秀麗幾于棘猴玉楮然須規矩舊本方
能譽善出蓋非匠心獨運也嘗觀吳文中所畫
臺榭車馬種種臻妙即複閣重樓次第不紊北
宋畫格於此君尚存典型且兼人物山水非若

怨先孤雲之專門宮室也

黃子久天池石壁圖

黃子久畫蒨華之韻溢于毫素為士氣建幢石田
玄宰兩先生繪事由此發脈此天池石壁圖乃烜
赫有名之蹟流傳多贗本其真蹟舊藏金沙王宇
泰家董思翁於萬曆甲辰歲游茅山過訪宇泰批
閱此圖極其欣賞以為煙雲生劫林壑玄間誠篤
論也弘光間余與董長公孟禮同仕于朝獲觀其
所携畫亦有天池石壁圖經思翁標題與此夏異

殊乏韶秀之色故容臺集評石壁圖不以許可蓋
指所授孟禮本也董公見法書名畫防筆品題即
為人藏去鑑裁餘韻耳往々散現于金題玉爨中
集之所載十一耳若以評駁別本之語強擬此圖
不為黎丘之恨者幾希

黃子久畫

國朝繪事不啻家驥人駭矣至于氣韻生動應推
沈石田董玄宰兩公盤礴之源俱出自黃子久
子久畫秀潤天成每于深遠中見滿泓雖博綜董

漸

全此字多漸

士三

巨而靈和清淑逸羣絕倫即雲林之幽淡山樵之
鎮密不能勝也當時松雪雖為前輩惟以精工佐
其古雅第能矯軫宋人若夫取象於筆墨之外脫
啣勒而抒性靈為文人建畫苑之幟吾子子久無
間然矣今之畫史稍知舐筆輒署款云做大痴此
不遇坐塵逐影已耳亦曾窺其遺蹟之一班否乎
然不知是不足以見子久漁道之弘遠也

論曰昔人謂西能使人遠非遠心人烏能辨此
子久每形濡毫則登高樓畫雲霞出沒以挹其

勝故其所寫逸趣磅礴風神玄遠千載而下猶
足想見其人世傳年八十六不知所終皆以為
仙云

子昂子固畫品

觀子昂畫泓穎秀拔嫣然宜人如王孫芳艸欣
向榮觀子固墨梅水仙則雪幹霜枝亭獨立如
歲寒松柏歷寒不彫志士寧為子固弗為子昂

王叔明

叔明為趙文敏甥畫師王右丞書宗鍾太傅不涉

鷗波蹊徑。然靈秀之韻。得之宅相。為多。極重子久。奉為師範。一日。肅子久。至齋中。焚香瀹茗。從容出。已得意。畫清。教子久。為山樵。從其匠。以雲液。加點。染為林密。秋色。因。遂覺煙雲。生動。世傳為黃王合。作。

倪雲林

雲林畫以荆浩為宗。蕭子數筆。神仙中人也。間有林壑。似李成。而寫人物及着色者。百中之一耳。其盤礴之蹟。寫深遠于立。澹清穎。瀟灑自得。自先天非

後人所能鬻鬻

梅道人

余見元畫。揮染之餘。題詠于幀首者。不一而足。鳳翥鴉塗。妍媸並列。亦是文人習氣。惟梅道人畫。秀勁。松石。運折成風。款則墨瀟淋漓。龍蛇飛動。即綴以荔枝。竹。亦摩室。稍運旁。無贅詞。正如獅子跳擲。威震林壑。百獸欽跡。尤為稱尊。

董文敏孫文介書品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

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余曰此董
文敏書品也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
之安道對使者破琴云戴安道不作王門人余
曰此孫文介書品也然安道之峻不如千里之達

書家餘派

晉唐而下書家烜赫者莫如蘊長公趙松雪董玄
宰然三公同時皆有信地餘派以演其傳如優孟
之於叔敖扞掌談笑併其神情似之能倣東坡書
者則有高述之丹陽人名不甚朗之與坡公同時

書法惟肖乃附之以儔子昂傳燈則肖郭天錫天
錫名界系口人嘗手書松雪齋詩一快適逸精隲
宛入鷗波三昧其他詩文題跋散見于卷冊中駸
駸與松雪並駟元季工趙薛者未能或之先也玄
宰門下士則有吳楚侯楚侯名翹後改名易以能
書薦授中翰為諸生時思翁頗拂拭之書稱入室
弟子崇禎癸酉余游燕都適思翁應宮詹之召年
八十餘矣政務簡簡端居多暇余時過從而楚侯
恒在坐隅長安士紳祈請公翰墨無吝日不異素

師鐵門限公倦於酬應則倩楚侯代之仍面授求者各滿志以去楚侯之寓堆積後素更多於宗伯架上焉雖李懷琳之擬右軍不足過也惟知文之篤及貴鑑家公乃自為染翰耳此三人者皆親炙名賢而八法之緒如歲之有潤焉

項墨林收藏

項元汴墨林生嘉隆承平之世資力雄贍享素封之樂出其緒餘購求法書名畫及鼎彝奇器三吳珍秘歸之如流王弇州與之同時主盟風雅蒐羅

名品不遺餘力然所藏不及墨林遠甚墨林不惟好古兼工繪事山水法黃子久倪雲林蘭竹松石饒有別韻每得名蹟以印鈐之累滿幅亦是書畫一瓦譬如石衛尉以明珠精鏤聘得麈尾而虞其他適則黥而記之抑且遍黥其辭使無完膚較蒙不潔之西子更為酷烈矣復載其價于楮尾以示後人此典賈豎甲乙帳簿何異不過形子孫長守縱或求售亦期照原直而請益焉貽謀亦既週矣癸酉歲北兵至嘉禾項氏累世之藏盡為千夫

長汪六水所掠蕩然無遺詎非枉作千年計乎物
之尤者應如煙雲過眼觀可也

火浣布

東方朔所載神異徑南嶺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燃
其中有鼠重百餘斤毛長二尺許可作布鼠常居
大火中時出外以水逐而沃之方死取其毛緝織
為布或垢浣以火則淨魏文帝常著論謂世言異
物皆未必真有之至明帝時有以火浣布至者是
知天壤間何所不有耳目未接固未可斷以為必

無也戊子歲友人高文伯自金陵來示余火浣布
一方色微白以手撫之則餘粉染指如弄蝶翅投
之熾火中移刻布與火同色然後取出則潔白如
故了無所損嗅之微有檀氣正類鼠織成

開元錢

余幼時見開元錢與萬曆錢參用輪廓圓整書辭
端莊間發青綠殊斑古雅可玩背有拍甲痕相傳
楊妃以瓜拂蠟模形如新月天啓三年南工部郎
白紹光職掌鼓鑄建議前朝舊錢非時王之制不

應互用致泉壅滯悉宜追毀以裕國儲大司室以
為能嚴禁民間無得以開元錢貿易凡有存者俱
作廢銅煇爐改鑄白君雖一時之見規畫利權遂
使八百餘年流傳泉貝銷于烟爐深可痛惜

晚季音樂

崇禎末年不惟文氣蕪弱即新聲詞曲亦皆靡
亡國之音阮圓海所度燕子箋春燈謎渡金榜年
尼合諸樂府音調猗猗情文宛轉而憑虛鑿室半
是無根之藻殊鮮博大雄豪之致楊仲修見周藩

樂器因創為提琴哀絃促柱佐以簫管僮子以曼
聲和歌纏綿悽楚如泣如愬聽之使人神愴不能
自己聲音之道關於氣運豈曰偶然

白兔

白兔瑞物也有一種相似者來自閩廣畜其雄雌
頗能生育遇竹木器則嚙之如鼠損物識者曰此
沙鼠也宋祚將終此物頗多今屢見恐非佳兆迨
國變後罕覩矣

沙鷄

崇禎六年余游燕都見童子持一鳥形若斑鳩問
之曰此沙雞也昔日所無今來塞外千百成群夜
中燃炬照之向明飛繞點者以棍擊之旋去而墜
俯拾累；余默念卽康節聞杜鵑於洛陽預知南
人作相天下多事此鳥由漠北而入中原不無烽
火甘泉之警十餘年間四郊多壘而昇極社屋矣

文臣玉帶

明之文臣雖入內閣未晉公孤不敢繫玉至于尚
書之加銜一品乃異數也弘光元年自輔臣以至

六部尚書都御史無不加保傅銜者其武弁之濫
恩尤多余與董孟禮祖和待漏朝房見腰间之白
盈子御路孟禮謂予曰賜玉乃從來重典文臣尤
關運氣倘滿八條則天下亂矣未及半年播遷板
蕩果驗其言孟禮蓋聞之乃翁玄宰先生云
陸文裕公深云本朝文班玉帶不過五條

絲燈記畧

絲燈之製始于雲南弘治間邑人潘鳳歸梧山善
丹青有巧思隨楊文襄公至滇中見料絲燈悅之

歸而鍊石成器其式倣製於是丹陽後燈達于海
內余歷北平金陵維揚蘓浙素稱繁華之地屢逢
燈節遍閱千門火樹碧映珠輝訪及雲南絲燈稀
如星鳳豈因梯航萬里艱于郵致乎燈錐種々唯
料絲之光皎潔晶瑩不啻明珠照乘寰中之點綴
上元者曲阿稱最焉近日里中王又玄巧翻新樣
鏤玉裁雲妍雅精工出人意表可稱絕技然柘山
乃造燈鼻祖云

宋硯

建炎己酉宋高宗避兵航海凡上方所儲貢硯載
以自隨拍浮滄波徘徊島嶼於斯時也風鶴傳警
陽侯震蕩隨行舳艫往往飄沒硯之淪于波巨者
不知凡幾厥後漁人蛋戶偶或得之流傳閩廣莫
啻天吳紫鳳嘉靖間福建許姓者常估於姑蘓過
文徵仲玉蘭堂見案上一硯文頗珍重許曰此硯
閩廣是處有之文笑曰此宋貢硯也乃端溪舊坑
豈易得哉許知其說逾歲即携宋貢硯二十方過
姑蘇文見大駭因嘆玉寶何以若是之多也文易

其四士人爭購之頗得高價嘉靖乙卯許復携三十方畝仍泔沽蘇以覲厚直時海上倭寇猖獗乃容于金陵為都中士大夫所質詢其所自皆由古寺中得之或身於鄉却刈墾蓋宋室將衰遷于南海故閩粵是處有之不但高宗所携也

墨攷

古延州石墨可磨汁而書晉陸雲與兄箋云三上臺藏曹公石墨數十萬觔燒之可用然煙觀此語則石墨未必可磨亦如松節之燃胎作墨也至漢

始有隃糜之名唐始有松煙之製至李廷珪始用腦麝張遇始金箔廷珪父超乃奚姓唐末與其子自易水徙居於歙遂為歙人南唐賜姓李氏則歙墨之源其來久矣珪弟廷寬之子承宴之子文用皆世其業唐則祖敏奚昺吳魯陳朗王君得宋則潘谷潘衡張遇米知常葉茂竇葉世英劉士光皆良工也宣和帝以蘇合油搜煙和墨襍以百寶金章宗購之每兩值黃金一觔亦倣不能嘆謂墨狀紹興間高宗命戴士衡造復古殿墨諱以雙角龍

文乃侍郎米友仁筆宋多右文之主而嶽廟思陵
稱最烏元米萬初全用松煙蓋取二三百載推朽
之餘精英不泯者毓日月而飽風霜非凡材也虞
奎章贈以詩云霜雪摧殘潤壑非深根千歲斧斤
違寸心不逐非煙化還作玄雲繞紫微國朝則方
正邵格之羅小華皆擅能墨數小華名龍紋新安
人嚴公宜當國為其子大符幕賓授中書舍人嚴
敷伏法所制墨糜玉屑金珠以為珍異神宗游情
翰藻訪及羅氏墨中消重賞爭購等於圭璧烏屨

後織造內臣孫隆製清瑾堂墨歛精巧劑料極
一時之選曾進尚方神宗愛重之新安方于魯程
君房以治墨互相角勝所彙墨譜倩名手為圖刻
畫妍精細入毫髮程作墨苑以矯之兩家遺編至
今傳為清玩蓋于魯微時曾受造墨之法于君房
仍假館而授粲焉程有妻頗美麗其妻妬而出之
正方所慕也乃今媒者展轉謀娶程訟之有司遂
成隙未幾程坐殺人繫獄疑方陰嗾之故墨苑
內繪中山狼傳以祗方然以墨品人品論程終不

能勝方耳趙駕部青陽造遙香艸堂墨可與方程
並馳近時吳玄塵頗以墨稱余在金陵見玄塵墨
真者十一贗者十九錦囊漆匣徒以眩觀子信也
矣當焉

墨攷緒言

蓋自蝌蚪漆書變為隸體而墨尚矣莊子謂宋元
君將畫衆史皆至舐筆和墨淳尚書令僕丞郎月
給陶糜墨大小二枚至帝仲將而搗煙和膠之法
始備蕭子雲云仲將之墨一點如漆思不虛也有

祖氏者居易水為唐之墨官惟他氏之墨必藉其
姓而傳之廷珪之父易超亦易水人也故易水之
墨以久特聞若太行濟源王屋亦多佳墨焉古法
煙必松燭膠必糜角蓋墨二之良咸粹于名山大
川明興新都獨以墨鳴他方無能勝之者余嘗試
宣廟龍香但馥而不黝尚遜新都中駟也詎非珠
麝浮于桐燼乎昭代硯不及唐箋不及宋即筆亦
無宣州毫之圓雋惟墨之道超潘駕李差足為藝
林吐氣余縱不工八法每遇名墨則喜而藏之雖

蹈李公擇磨人之猶所不辭耳

石墨出南雄府始興縣沈散小溪巨細短長一
此墨式以端硯糞之可寫字可畫署

曾孫觀光
斗光
芬
全校梓

韻石齋筆談卷下終

俗云一正能退諸邪

田衣福衲擬終身
彈指流年了四句善
亦懶為何况惡富
非所望不憂貧山房
一局金藤著野店
三盃石凍春此事
便為吾事辦一生
落魄太平人

士有舒恒

余觀明鑑崇禎十七年因自成至山
太原等處朝臣緘口寺官交頭萬幾
之君只落得無人相共一語故出罪口
詔旨其詞致哀噫於哉晚矣凡事
不可悔之後須防之於前也

悔過道士有舒恒識

